

乐活·讲述

城里的
打工者

一批批打工者又离乡进城了。他们脱离父辈土里刨食的生存轨道,在陌生或熟悉的城市里打拼,寻找着改变生活的机遇,同时默默地挥洒汗水,与城里人一起改变着城市的面貌。在这些劳动者的背后,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让我们走近他们,聆听那些不寻常的打工故事。

弹棉花的女人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蹦蹦蹦,蹦蹦蹦,那是什么声音?

因为采访的是弹棉花的人,我的脑海里回旋的是弹棉花的声音——蹦蹦蹦,蹦蹦蹦……

姑娘站在店堂的深处,倚着一台庞大的机器,抚弄着两只比熊。那两只小狗是她花了好几千元托人从北京狗市买回来的,一公一母,才两个月大,毛色雪白,像两团絮软的棉花糖,在机器台面上蹦蹦跳跳。

她母亲端着狗碗走过来,碗里面装着捣碎了的鸡蛋黄,小狗闻见了味儿,兴奋得乱叫,奋不顾身地往狗碗上扑。

四月天,洛阳的下午有些闷热。店里一直没什么客人进来。母女俩逗着狗,自得其乐——或者说“百无聊赖”,姑娘的网名就叫“百无聊赖”。

她们倚着的那台机器,有一个极大的滚轴,连着烟囱一般的弯管;机床则比小户人家的餐厅还大,上面罩着粉色绣花的缎子被面。

姑娘说,这是弹花机,弹棉花用的。



弹花机

>>> 人家赏花,她们弹花

姑娘有点儿害羞,只说自己姓熊,母亲姓郑。

那么我们就叫她小熊吧。小熊怎么会来弹棉花呢?她看起来二十来岁,年轻得很。现在的年轻人,莫说弹花了,估计有些人连弹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。

这季节,洛阳牡丹开得正好,别人正在公园里赏花。

“她就是临时来干干的。”小熊妈接话说,闺女从财会学校毕业不久,一时没找到理想的工作,所以来弹花店打打短工——店是小熊家开的,所以她是为自己家打工。

据小熊妈讲,她们老家是孟津的,有亲戚干这行,据说生意不错,于是她们也来城

里干这营生。弹花店是2011年开的,距今没多长时间。

大型弹花机不便宜,投资花了十几万元,但这机器很好使,从这头塞进去棉花,那头就“吐”出成型的棉被胎了,要五尺就五尺,要六尺就六尺,定多宽出多宽,要多厚出多厚,机器自动,一次成型。

店里还有一台大型绗(音háng)缝机,能自动给棉被胎缝上被面。从弹花到缝被面,前后花不了30分钟。

现代化真方便。只是弹花机弹花时,发出的是轰隆轰隆的声音,而不是那种蹦蹦蹦蹦的声音。对于怀旧的人来说,这令人有些失望。

>>> “弹弓”弹花,已成记忆

小熊也觉得老式弹花比较有趣:“我小时候在电影上看过,人拿‘弹弓’弹花,蹦蹦蹦,蹦蹦蹦……”

她说的这种“弹弓”弹花,是一门老手艺了,长辈的洛阳人八成见过。

老洛阳人嫁女,都要陪嫁新被子。过去,新被子是用新棉花絮的,絮被子前必得弹花,把棉絮弹得松软。

旧时,河洛地区乡间有不少弹花匠(有些地方称之为弹棉郎),他们为生活所迫,常年走街串巷为人弹花,很受欢迎。

小孩子最好围观大人弹花。

老式弹花工具有木弓、木槌等。木弓以牛筋为弦,比射箭的弓可要大得多。棉花去籽之后,铺在板上,弓弦贴着棉花,手持木槌频频击弦,于是一团一团棉花在弓上翻滚、散开、渐趋蓬松。洁白的棉絮如鹅毛一样飘浮在空中,而弓弦在木槌的敲击下不停呻吟,发出蹦蹦蹦、蹦蹦蹦的声响……这个过程在小孩子看来宛如变魔

术一般,非常好玩儿。

对弹花匠而言,弹花其实是一桩苦营生,敲弓费力,干活儿费时,弹上一天,弹出来的棉花也只能絮一两条被子,而且干这活儿很脏!棉花是白的,弹花的过程却是“黑”的,特别是旧棉被翻新,棉絮又硬又黑,两手被磨得脏兮兮的。更要命的是,弹起来的棉絮使劲儿往眼睛、耳朵眼儿、鼻孔里钻,戴着口罩也挡不住。一般人受不了这种脏和累。

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弹花机,通上电就能弹花,木弓弹花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那时的弹花机是半自动的,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,但已能将弹花匠从单调沉闷的蹦蹦声中解脱出来。

操作弹花机不需要多精巧的技术。当时,偃师、孟津一带有一些聪明的农妇,将临街的房子腾出来,放上弹花机,农闲时就

>>> 老城小巷,传统买卖

如今,工厂流水线作业,制造了大批量的羽绒被、腈纶被。弹花的人不如过去多了,弹花生意亦逐渐式微。

在小熊看来,这个行当虽不如过去红火,但依旧值得做上一做,因为干这行的竞争者不多,而部分人群仍有这方面的需要。

小熊家的弹花店,位于老城建安街与唐宫东路交叉口西南角,附近住的都是老门老户的老城人。相比其他地方的城里人,老城人仿佛更传统,也更念旧。弹花作为一种传统老工艺,在这里似乎更有生存空间。

“老城这边儿的人精明,他们要是弄不清楚羽绒被里装的到底是不是羽绒,就不舍得掏钱去买。”小熊是个明白姑娘,善于观察。她觉得,商场里卖的被子都不便宜,去那儿买现成被子的多是图省事的人,真正注重生活品质的人,都会喜欢新棉花弹的棉被,盖着舒服、放心,还省钱。

“现在的棉花也不贵,便宜的七八元1斤,新疆的好棉花贵一些,也不过十二三元1斤。定做一条棉花被,连被面全算上,也就一两百元。”小熊一边说,一边摸着小狗背上的毛——一条比熊价值三四千元,能买几十条棉花被了!这么一算,棉花被的确实惠。

有的顾客怕棉花被沉重压身,担心它不如羽绒被轻盈。小熊另有一说:“那是棉被胎太厚了!城里人屋里大多有暖气,一条被子絮5斤棉花就够了,轻得跟天上的云一样,暖和着哩!”

她长得漂亮,长发,高个儿,大长腿,白色紧身裤,苗条紧实的腰身,看起来实在不太像传说中的弹花匠。弹花机旁边有一台缝纫机,她取了几块做棉被剩下的边角布料,踩着缝纫机拼了一条小床单。

她说这床单是给爱犬做的。她妈在旁边笑着,由着闺女折腾,反正后晌店里也没客人。

再过一周就立夏了。就弹花这个行业来说,夏天就进入淡季了——天热,人们不需要棉被。

话是这样讲,但无论是小熊还是她母亲,都没有半分愁容:客人可以把旧棉被拿过来翻新嘛!夏天人少,客人不用排队等活儿,多好。

是的,她们不发愁。做买卖、过日子都得有耐心,她们知道,明天会更好。